

題目：殊域

一趟旅程能改變什麼？究竟能改變自己什麼？或者是改變世界什麼？我的旅程起點，從老師課堂上就開始了，一句話能改變什麼？它改變了我的想法，進而改變了我所認識的世界。我不是流浪，但放逐自己的心確確實實是從老師的一段話開始的。我讀農藝系，學習的相關知識自然與生活習習相關，生態變遷與作物生產的任課老師在課堂上告訴我們，「四十年前的綠色革命在歷史上是成功的，但事實上卻是失敗的。」第一次的綠色革命發生在西元1968年，由於配套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及農業技術開發和推廣，糧食作物的產量倍增，暫時解決了當時糧食不足的困境，不僅滿足發展中的國家人口所需，也避免了和平時期爆發大規模的飢荒。然事實上，先進國家的角落及落後國家的人民，每天仍上演著飢餓事件，每年都有龐大的數據顯示因飢餓而死的人口，換成更可怕的數字，幾乎是每秒都有數人因為飢荒而死，悲劇不斷上演，漫衍至世界各處。貼切的說，綠色革命並沒有改變飢荒。我不懂綠色革命所帶來的成果竟然是如此狹小，但當我找到更明確的數據時，發現老師在課堂上的話語已經是委婉的說詞，我有點難過，那像是一直以來遵從的信仰被破解了，你發現這一切都是騙局，事情發展的速度遠大於你的想像，它並沒有嚴重地威脅你的生活，但殘忍的事件仍舊存在，當心裡的陰影揮之不去的時候，試問失去生活重心的你該如何是好？我有些沮喪，我落寞是因為我想起了某句名言，「你知道的愈多，你就愈渺小。」原來我以為的和平世界並不溫暖，我認為的天上人間竟然是煉獄的一環，若有一個人嘗試踏上天堂的雲端，那必定有一群人正跌落無止盡的深淵。人們享受當前速食帶來的便利時，可能又有幾萬人因此受苦受難，當我放鬆心情，吹著冷氣並聽著沁人心脾的音樂時，我正是成為破壞世界和平的兇手之一。

當電視的主播訴說著因為海嘯而有數萬人喪生時我並不會感到一絲悲傷，但若是一段電視畫面播放著有一群人為了食物而大打出手，甚至有人因此被活活打死時，我的心裡總由然升起一股哀傷且憐憫，因為我「看到了」流血流汗的畫面，我「聽到了」細微的求救聲，這固然代表著我沒看見的事情是不會有感覺，而我沒聽到的聲音是不會有感動。升上大四的暑假，我參加了國際志工的甄選，幸運地獲得參與印尼農業技術服務的門票，我好奇一個以階級制度而富有知名度的國家的底層人民究竟如何存活著，好奇女性在面罩之後藏有怎樣的傳統，好奇這個神祕的國度是如何看待我們的介入。我們以農業技術及知識交流為主，在印尼巴隆的習經院裡教授院生認識作物生理的特性、病蟲害的觀念、田間衛生的重要…等，我們早上於教室上課，以當地適合栽種的食用作物為主，下午則至田間實作，實際了解農田該有的管理制度。很多動作都是第一次，以前我懂得以鋤頭挖鬆土壤，即使是一個人也不感到緊張，只要花上一個半天，這塊田地總是要被我征服的，但這次我使勁地向下挖掘，發現當地的泥地表面無動於衷，土壤表面微微地留下痕跡，一條淺痕，它是硬的，和我們印象中的石頭是相同種類的，我慌了，原來事情沒有那麼簡單。我們教院生整理田地、翻土耙地、開溝挖畦、撒播、條

播、點播，以及最重要的事——澆水。臺灣的農業之所以發達，很大的原因是因為我們擁有發達的灌溉渠道，渠道所經之處通常是綠油油的稻田或結實累累的果樹，農夫只要適當地引水，水源通常是一年四季地順暢。印尼並非如此，在超過萬人居住的習經院裡，他們擁有幾座水塔而已，沒有適當地水管可以直接朝向田地噴施，更不可能以溝渠方式施灌水源，我們以水桶裝盛，用脆弱的塑膠勺子一飄一飄地澆，不能浪費任何水資源，因為當地的水源得來不易，所以我們盡量有效率地應用，而更遠的農地處我們僅能靠著人力接龍的方式傳接水源，靠著窪地積著一小池的水，大家一桶一桶地裝，大家排成約五十公尺的隊伍，才能將水源順利運送至耕地處。

第一天的課堂上，院生們看見投影片裡的臺灣，黑色土壤令他們覺得有趣，有人迫不及待地舉手發問，「臺灣的泥土也用來隨地焚燒垃圾嗎？或者受到什麼東西污染嗎？為何是黑色的？」在印尼，一望無際的大地上都是紅土，紅色的土壤代表淋溶作用旺盛，長期沖刷使得土壤略偏酸性，砂質使其不易留住水份，地表永遠呈現龜裂狀態，雨季與涼季分明，土壤自然不如臺灣的肥沃；印尼的鄉村間較沒有衛生的概念，他們會隨手丟棄垃圾，而垃圾在聚集成堆後便就地焚燒，田間、路邊常常可以見得被燒出成塊的黑色痕跡。「種子為什麼需要覆蓋？」這問題有三個方面的原因，第一、覆蓋是為了讓種子可以充分地與田間土壤緊密接觸，使水分得以滋潤種子而促使其萌芽，第二、是為了保護種子，避免種子直接被野外的飛禽啄食，第三、也是為了保護種子，因為某些作物的種子受到長期光照後可能會失去發芽的能力，若發芽率降低，自然也會影響作物的產量。他們的問題很有趣，像是觀察到了小小變化就會興奮地與你分享，他們不怕問錯，自然也不會因為問題沒水準或者過於平凡而不敢詢問，這與我的生長環境大不相同，他們快樂時就唱歌，高興時就跳舞，他們的生活雖然困苦，我卻沒見到愁悶。「不是他們不願意改變，而是不知道要如何改變。」不是他們不願意開發，而是從來不曉得投資可以帶來商業利益，他們樂天知命，但也常常是處於消極狀態，自以為是的我們可能會覺得落後地區的設施將造成生活上的不便，即便是買一枝筆、喝一杯乾淨水，都不如現在生活中的容易。然我沒聽見他們的抱怨，雖然買不到文具，也可能是買不起文具，他們總是會想出辦法的，自我的角度觀察的心得是，他們不曾為了小事而亂了陣腳。反觀我的生活，已經過度依賴身旁的物件，如果你突然將我的鉛筆盒拿走，我會愣住而不曉得如何開始今天的日記，如果你將我的電腦藏起來，那我肯定會覺得手足無措，愚笨地發呆望著前方。二週的停留我能帶給他們什麼？我們離開印尼之後，院生能夠靠著所學的知識再度進行耕種嗎？他們的生活能否因此有些微的改變，起碼不再挨餓？他們會否成為宗教的狂熱份子，成為下次恐怖攻擊的主角？藏不住心裡的傷悲，我紅了眼眶，但我至少看見了一些東西，聽到了一些想法，也許它們將在我的心裡潛移默化，對我的生命賦予更重要的使命。

回臺灣已是接近八月，媽媽說田裡溝渠的水位明顯降低，若在雨季時節沒有颱風所帶來的豐沛雨量，那臺灣將面對可怕的農業困境。然據可靠的消息，太平

洋上正釀造了一枚低壓，我帶點期待，但願它能為大地降下媽媽渴望的雨水。八月八日，臺灣各處傳來災情，無情風災所帶來的雨水遠遠超過預期，漫漶大地，新聞記者如戰地記者的勇猛，他們揹負著社會責任與勇氣，無所畏懼地深入災區，為的是讓尚且平安存活的人民了解災區的受創情形，好讓大家可以救助受飢者的需要。我聽著廣播，「屏東的三地門是目前受風災影響最嚴重的區域，內部設施幾乎全毀，也有部份地域遭到活埋…」我沒到過屏東，也不了解三地門的地理位置，更從未了解這塊區域內的人口組成，我只是聽見了這樣的訊息。我開啟電視，才發現廣播內的敘述是如此寫實，坍塌的山路使得交通幾乎對外終止，災民自遠處呼救，從聲音裡可以聽得見他們的恐懼與疲倦，他們需要簡單的食物與乾淨的飲水。隔天的報導，顯示了目前死亡人數是 85 人，尚有近千的人口不詳，也許是安全地逃離，也可能是已遭到無情地活埋，我沒有太大的失落，心裡尚慶幸著家鄉並非災區，家人仍平安地活著，仍有飯食可以溫飽。我無法成天呆坐在電視前觀看記者為我們帶來的最新畫面，有點鼻酸，我看了五分鐘就關上電視，一整天的心情極度忐忑，我不安，只是急躁著自己能為這畫面作些什麼改善，我能直接幫助受困的災民，或者間接地運送物資到災區嗎？拜賜電腦網路的方便，我能以即時訊息了解同班同學的安危，也探問何處的災情需要救援，物資應該往哪邊寄送比較理想，我微急地向同學詢問相關的情形，一方面也勸募彼此能夠捐贈災區所需要的資源。有一位同學的奶奶因為水庫瀉洪的關係，不幸地被大水給淹死，我聽到他的敘述時，能夠理解親人對他的重要性，自小最呵護自己的奶奶因災禍而逝世，實在不是大家所能預料的，我可以感受喪失親人的悲慟，所以我盡量忍住自己的情緒，深呼吸以緩和急促的波動，另一方面也安慰著同學，希望他能夠走出傷痛。

國際志工於結束後另有安排相關研討會與心得分享，數十隊的隊伍報告著自己的籌備計畫、服務內容，也帶回了珍貴的照片。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其中一個隊伍在出發前一週遇上了八八水災，他們猶豫了，暫且不論班機是否有受到影響，「當臺灣陷入困境時，我們該先協助災區的重建工作，放下近半年的行程規畫，優先考慮物資的分配、災民的安危，或者仍照著原訂計畫，到其他國度服務他人。」若放棄國際志工服務的機會，他們定當不甘心，在活動前已經過相當的討論、修改，怎麼能在定案之後又被強迫終止呢？但執意孤行地前往國外的目的除了增廣見聞、發揮所學專長，亦是為了服務廣大的群眾，難道前往災區的協助救援就學不到東西嗎？無法發揮每個人的特質嗎？最後團隊達成共識，他們將兩週的國外服務行程縮減，第一週先前往災區幫忙受困災民，配合相關單位的救援，他們盡量搬運、包紮、清潔環境，第二週則飛往目的地，實行預定的課程計畫。八八水災發生後，持續將近一個月的追蹤報導，親眼目睹悲劇的農民說，「我看到有人被湍急的水流倏地往下游沖走，他只在我眼前出現幾秒鐘便消失在一點上，他看起來像是在求救，單手舉高呼喊，載浮載沉，不過是不是還活著我就不確定，說不定他的下半身已經被沖刷的雜物截去一大半。」原本美麗的寶島受到颱風強烈的侵襲自然是不敵，受傷的寶島需要時間復原，比照受到颱風侵略前的模樣，電

視傳來驚人的畫面，這根本是無法聯結的，我無法想像當時天搖地動的可怕，但記者站在災區前介紹的模樣，彷彿到了異鄉，這絕對不像美麗的寶島。當地居民除了必須面對消失的家園，還要找查自己的家屬是否仍存活著，一直到了已經流不出眼淚，他們才捨得休息。

「沙渡不冷，是他們苦行僧的規約。沙渡不冷，因為冷基本上只是一種幻覺。」在課堂上，我也經常隨著老師的個人經歷而享受其中樂趣，簡短的故事富有張力，劇情的高低起伏常令我興奮，也令我悲嘆。我的另一位老師，她專任性別教育，在課堂她分享了自己與朋友參觀攝影展的心得。一對新婚夫婦時常抱怨家中的雙人床太小，睡覺時常互相影響睡眠品質，男人說女方睡覺時喜歡枕著左手，且左手通常就斜放在男方的枕頭上，當男方睡覺時就會不知所措，該直接躺上去而壓痛對方，給她一記狠狠的警告，或者該輕輕地移開對方的手，但又深怕驚醒睡眠中的她；女人說，男方在睡覺時的翻身動作彷彿地牛轉身，轟隆大作，嚇得她得到經常性失眠。一張影像，地點在印度，夜幕正升起，一間騎樓下好幾家人「疊睡」一起，這將是他們今晚最舒適的床，照片下附註說明「爸爸對著兒女說，明天一早我們就要趕緊離開，礙到老闆作生意，免不了又是一陣打罵的。」兩夫妻相視，男方牽起女生的手，兩個人都沉默了，從此也不再抱怨雙人床的世界。我不曉得兩個人到底看了照片之後是否會改變他們的生活，能維持多久，但他們確確實實看到了影像所傳達的訊息，我假想照片中的主角們，若是一家有五人，有四戶人家疊躺在一起，那是多麼心酸的情景。恆河，她既是印度人的起點，亦是終點，剛誕生的娃兒，他們會讓她在河裡洗淨身體，讓她在出生的第一刻就接受祝福，讓聖河賜她幸福，感謝賜予她這可貴的生命；死亡時，人們也將把你運到水流處，順流而出，告別世界，享受生命最後一段旅程。路邊攤販的珍珠奶茶、婆婆媽媽洗衣捶衣、孩子們的玩水天堂，全部都發生在同一條河上，或許相同時間不同空間，他們分別於恆河的上下游同時進行著；或者是相同空間不同時間，他們依照不同的習俗、習慣，錯身在這裡。印度人自生至死皆與恆河脫不了關係，是不忘本？或依戀？或信仰？我懷想河的胸襟，竟能孕育萬物，滋養大地，也能包容一切，在這輩子的人生裡，我也該到恆河去瞧瞧她的美。

讀萬卷書不如行十里路，我體會其中意涵是開始自老師的一段話，到異地時，我更能了解自己的不滿足可能只是任性妄為，就算從我身邊抽走手機、電腦，那也不會有什麼影響，畢竟它們只是奢侈品。回想出發至印尼前，其中一位團圓曾和我分享，希望自己能試著體會生在臺灣的她究竟是多麼富有，語意玩味，我也反觀自己，我則希望自己能試著體會生在臺灣的我的心靈究竟是多麼貧窮。這一連串的旅行，我好滿足。我期許生命的圓融來自於生活的衝擊，譬如一顆鵝卵石的圓滑，它的前身也許是棱角尖刺的溪石，在經過河的洗禮，不斷地翻滾、躍動，出自海口時能成為人人讚美的小圓石。我知道生命沒有終結，如同海明威先生說的，生命是一條必需用一輩子才能釣起的大魚，今年的大學畢業之後，或許我會想辦法給自己有出國的機會，想看看不一樣的風情，體會不一樣的衝擊，然後學會謝天且雙手合十的真誠。

散文組-編號 021 號
字數：5097